

無論作為幻想性質的小說，或是批判現實政治的小說，或是發現人類神秘慾望的小說來看，西遊記裏多種形式的喜劇、神話和寓言的複雜結構，出色的說明了吳承恩具有高度文學創造的能力。因此這部三四百年以來，被民間公認為只是神怪幻想性質（如封神榜之類）的小說，確有重新給予評價之必要。

吳承恩創作西遊記，描述唐三藏師徒往西天取經朝聖的故事，在材料上來說，他是有根據的。唐代玄奘往天竺取經，曾留下兩部偉大的旅行記錄，一部是辯機受命記述的大唐西域記，一部是慧立所寫的三藏法師傳，這兩部記錄，吳承恩都採入了他的小說。此外，宋代民間行腳的說書人所留下來的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及元代吳昌齡所作的西遊記雜劇，也都是吳承恩寫作的材料。

但是，西遊記裏的唐三藏絕不是歷史上有智慧、有信心的大冒險家玄奘。根據現代文學批評家的看法，這

古書新評

「西遊記」的寓言和戲謔特質

羅龍治

部小說的唐三藏，是代表了做為衆生的每一個普通人，孫悟空代表他的心靈或機智，豬八戒則象徵他純粹感官方面的生活，這三個角色就西遊寓言的理解上來說，實際上只是一個人。唐三藏往西天取經的故事，顯然是吳承恩通俗性的發揮佛教般若心經裏「色空」的理論。因此，唐三藏旅程上所碰到的災難都是虛幻的，所有的妖魔無非是具體的形相化了人類可怕的慾望。西遊記中真正最主要的英雄被稱為心猿，又稱為悟空，便是這個緣故。

西遊記中猴行者的神話模式，和中國古典神話裏的大禹治水神話有些淵源，同時也和印度古詩、佛教故事有關。猴行者大鬧天宮，向所有的天神挑戰，有人認為是吳承恩藉天上的專制反映明代政治的黑暗，這從吳承恩的詩文和明史的記載上是可以找到證據的。

此外，西遊記中的豬八戒、所有的妖魔以及坐在雲端上的諸神，都顯然在追求神秘慾望（或神秘能力）的滿足。這些角色無非暗示人類慾望無滿足的本質。對於這種神秘慾望的無限滿足，吳承恩採取了佛家空無的觀念，同時予以荒唐滑稽的批判。

一、心靈的冒險

從文學的結構上來看，西遊記以不同形式的神話、寓言和喜劇式的諷刺，複雜的連繫着。因此，早期的文學批評者特別強調這部小說中的神秘寓意（如西遊真詮、西遊正旨和西遊原旨等都是），近代的批評家從胡適之開始，拒絕這種解說，另外強調其豐饒的喜劇和諷刺。還有一些近代的批評家則注意到這部小說中的政治批判，他們認為吳承恩有意攻擊明代官僚政治的腐敗黑暗。

西遊記的文學內涵具有上列各種的複雜性，這是不容否認的。任何偉大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內容都是豐盈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各種形式做一評介。在這裏，先談這部小說中的幻想冒險的寓言，附帶的說明吳承恩對於現實政治的批判。

西遊記的寓言，除了發揮佛教的般若心經「空」的理論之外，它也包括了陰陽五行生剋的道理。這種把佛

學和陰陽五行雜揉的特色，正是明代神話小說共同的現象。南遊記（華光天王傳）和北遊記（真武大帝傳）便是很明顯的例子。因此早期批評家對於西遊寓意的看法，我們認為是有根據的。

明代世德堂刊本的西遊記（今日所見到最古的版本）附有一篇陳元之的序，這篇序便談到西遊神秘寓意的問題。抄錄一段如下：

舊有序。……其序以爲孫，猴也，以爲心之神。馬，馬也，以爲意之馳。八戒，其所戒八也，以爲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爲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以爲郭郭之主。魔，魔也，以爲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卽心無可攝，此其爲道之成耳！

陳元之所提到的「舊序」，恐怕不是吳承恩的自序（因爲此序以沙僧配五行之水，而西遊記第八十八和八十九回都以孫配金，以豬配木，以沙僧配土）。但這篇序刊於吳承恩死後十年（一五九二），仍是極可注意的序。這篇序揉和了佛學和陰陽五行是很明顯的，其中說到孫行者代表心之神，又說三藏代表郭郭之主，這些概念的提出，對於現代的文學批評家啓示很大，一九二八年版，夏志清著的西遊記論（參閱臺北雙葉書店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便是受了這篇舊序的影響，超越五行生剋，而以現代文學批評的眼光，指出唐三藏代表每一個普通人，孫行者代表他的心智，豬八戒象徵他的感官方面的生活。我們現在就以這條線索來說明西遊記主題之某些形式。

在孫行者尚未皈依佛教的智慧和以前，他是大地上的一個妖怪，在花果山過着桃花源式的生活。可是他具有一種較高的精神造詣，有一天使他忽然的覺悟起來：

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內。（第一回）

於是他決心做一次大膽而浪漫的冒險——征服死亡。他就那樣的孑然一身飄洋過海，在一個山中的神仙那裏學

得了長生和隨意變形的神秘能力。

孫行者學得神秘能力以後，野心更大了。他跑到海底龍宮強索大禹王測海的神針，又闖入幽冥界域威脅十代冥王鈞消生死簿，最後他竟向天上的諸神挑戰，這就驚動了宇宙神秘的最高統治者了。

西遊記第七回寫孫行者大鬧天宮：

花果山中一老猿，……田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瓊天。靈霄寶殿非他有，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爲尊該讓後，英雄只此敢爭先。（案這首詩可與吳承恩的二郎搜山圖歌合併參看，歌云：「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延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無事臨風三歎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間豈謂無英雄。」此詩不平之氣躍然紙上，應是吳承恩感歎明代政治黑暗的明證。）

對於這段寓言的理解，我們可以這樣說：未皈依佛教指導以前的孫行者，他和天上逃下來的妖怪（天宮專制不自由，故逃入下界），以及散住在大地各洞穴裏的妖怪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沒有是非觀念的非道德的動物，他們當然不能理解生物所共同具有的神秘慾望的本質。因此他們無限制的追求滿足。

孫行者追逐神秘慾望的野心，終於受到如來——宇宙空無法理的代言人的阻止。這就和法力高強的大鵬金翅鵬被如來用金光收服一樣，西遊記第七十七回：

如來道：「你在此處多生孽障，跟我去有進益之功」。

妖精道：「你在那裏持齋把素，極貧極苦，我這裏喫人肉，受用無窮，你若餓壞了我，你有罪愆」。如來道：「我管四大部洲，無數衆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那大鵬欲脫難脫，要走怎走，是以沒奈何，只得皈依。

孫行者被導向皈依佛教以後，做了唐三藏往西天朝聖的護法。於是他和三藏同被指引去接受佛教的智慧——般若心經。西遊記第十九回寫烏巢禪師口授經文：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佛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明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這般若心經不但暗示欲望虛幻的本質，同時亦指示了人類神秘慾望的最大滿足乃是一個「空」字。孫行者接受了這種智慧的啓迪之後，便成爲唐三藏精神上的引導者。因爲做爲一個普通朝聖旅行者的唐三藏，他是無法理解般若心經的。他不能理解般若心經，所以他就不能看破一路上災難虛幻的本質，於是他永遠要受那些空幻的現象所奴役。於是沙漠裏光線曲折所成的幻影漸漸的變成黃風大王的怪風了，他自己情慾的蠢動也化成了無數慾望的精靈向他挑逗。

西遊記第二十回寫唐三藏被黃風嶺上的妖怪攝去的時候，一時淚落如雨：

「徒弟啊，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處降妖？我却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苦啊！你們若早些來，還救得我性命，若十分遲了，斷然不得保矣！」一邊嗟歎，一邊淚落如雨。

第二十三回寫黎山老母等神仙變化做一個富孀，帶着三個美麗的女兒真真、愛愛、憐憐寂寞的住在山中。當三藏師徒四人到達的時候，富孀柔媚的向他們求親，這時——

三藏坐在上面，便好似雷驚的孩子，雨淋的蝦蟆，是呆呆掙掙，翻白眼兒打仰！

唐三藏對於色慾的攻擊，永遠是一付無可奈何的姿態，所以具有較高精神造詣的孫行者就必須不時的提醒唐三藏一路上的心盲。西遊記第四十三回：

行經一個多月，忽聽得水聲振耳。三藏大驚道：「徒弟啊，又是那裏水聲？」行者笑道：「你這老師父恁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們一同四衆，偏你聽見什麼水聲，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經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個字，我當時耳傳，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兒？」行者道：「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臭香，舌不嚐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今爲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捨身；要齋喫，動舌；喜香甜，觸鼻；聞聲音，驚牙；覩事物，凝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

烏巢禪師當年直接口授般若心經給唐三藏，而不願拿出經文送給唐三藏，其用意就是要避免三藏的心智被植於另一種的束縛之中。可是三藏不能理解這一層深意，他把經文記在心中，未能直接獲得佛家的智慧，反而形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盲點。結果三藏一心一意的想到遙遠的西方獲取經文，這是一條根本不通的路。因此唐三藏終於路阻火燄山——

沙僧道：「似這般火盛，無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吧！」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又問：「那方有經？」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是進退兩難。」（第五十九回）

這裏所說的「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就是指出三藏必須退一步作哲學上的反省。因爲這火不是牛魔王放的火而是孫大聖放的火（見第五十九回）。其後孫行者煽滅了這八百里的心火，三藏才滿身清涼的得以通過。於此亦可看到孫行者已直接獲得了佛教的智慧，所以他一路都沒有做出任何想取得西天佛經的舉動，他的無畏捨身（混入羅刹女的肚中，又化做牛魔王向羅刹女の色相挑戰）尤足以證他的精神上的造詣。

當三藏到達天竺的時候，接引佛祖撐來一條無底的空船，孫行者不管三藏的猶豫，立刻推他上船，初時三藏還抱怨行者弄濕了他的鞋子和衣服，但他見到自己的肉身從水上飄去以後，才懂得行者要他捨身的道理。最後三藏在西天雷音寺見到了如來。如來命伽葉傳經書給三藏，伽葉爲使三藏明白獲取經書「無智亦無得」的道

理，他先傳無字之經，再改傳有字之經，最後又故意損破經文，使殘缺不全，期望他能解除經書文字的束縛，真正的獲得佛家空無（空即不空）的智慧。於是，孫行者也在這種啓示之下，得到了最高的精神造詣。

原來，人類神秘慾望的最大滿足，便在於一個「空」字。這正是觀音菩薩有一次警告悟空的哲理：

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第十七回）

二、滑稽的批判

以上我們用孫行者做一最主要的線索，說明吳承恩把人類慾望的最大滿足，安置於神秘教「一切皆空」的理論假設之上。但是，對於這種的安置，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吳承恩同時又給予了一種非常滑稽的批判，那就是對於自我迷惑的批判。這是西遊記最特殊、最洗煉的另一種喜劇的形式。

在西遊記這部小說裏面，佛教「一切皆空」的理論和通往「一切皆空」的現實路上，我們看到了多種形式的神話、寓言交互的展開。在這裏我們常發現一種滑稽的現象：諸神和妖怪居然都犯着一種相同的錯誤，那就是對自我的迷惑。

因為大地上所有的妖怪，他們是一種非道德的動物，喫人肉對他們來說是永恆的快樂，能吃唐三藏的肉則是最大的滿足（因三藏是金蟬長老轉世，吃了他的肉可以獲一種神秘的能力——長生），這和坐在雲端上的諸神（包括神秘教的教主如來）、西天朝聖的取經者，他們迷戀於解脫慾望的另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佛教空的實踐上來說，彼此都犯了相同的自我迷惑的錯誤。對於這種的錯誤，吳承恩採取了親切滑稽的批判。

西遊記第三十九回：一個烏鷄國王被妖怪迷害了，須得太上老君的仙丹才能救活，孫行者便到三十三天親向老君索取還魂金丹，但老君竟表現得出奇的吝嗇。

行者見了老君，老君道：「你不走路，潛入吾宮怎的？」行者道：「烏鷄國有一國王被妖精害了，至今容顏不改，萬望道祖垂憐，把九轉還魂丹借得一千丸兒，與我老孫，搭救他也。」老君道：「這猴子胡說，甚麼一千丸，二千丸，當飯喫哩！咄！快去，沒有。」行者笑道：「百十丸也罷！」老君道：「也沒有。」行者道：

：「來一丸也罷！」老君怒道：「這潑猴却也纏帳，沒有沒有，出去出去！」行者轉步往前就走。老君忽的尋思道：「這猴子慇懃哩！說去就去，只怕溜進來就偷。」即命仙童叫回來道：「你這猴子手脚不穩，我把這還魂丹送你一丸罷。」行者道：「且休忙，等我嘗嘗看，只怕是假的。」撲的往口裏一丟，慌的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着頂瓜皮，搭着拳頭罵道：「這潑猴若要嚙下去，就直打殺了！」行者笑道：「嘴臉小家子樣！那個喫你的哩！能值幾個錢，虛多實少的。在這裏不是？」原來那猴子頸下有個嚙袋兒，他把那金丹嚙在嚙袋裏，被老君捻着道：「去罷，去罷，再休來此纏繞。」

站在佛教智慧「空」的觀點來看，太上老君如此的迷戀他的還魂金丹而吝於施捨，我們不能不認為是加倍的滑稽。這和地上的妖怪迷戀「裝天」的葫蘆，有什麼兩樣呢？

西遊記第三十三回說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擁有一種能够把人吸進去的葫蘆，孫行者想把它騙過來，就用身上的猴毛變了個假葫蘆，並揚言欺騙小妖怪說他的葫蘆可以裝天——

行者道：「你這裝人的，何足稀罕？我這葫蘆連天都裝在裏面哩！」那怪道：「就可以裝天？」行者道：「當真的裝天！」那怪道：「只怕是謊。就裝與我們看看才信。不然，決不信你。」行者道：「天若惱我，一月之間，常裝他七八遭。不惱着我，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伶俐蟲道：「哥啊！裝天的寶貝，就與他換了吧！」

這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都是太上老君守爐的童子，那能够吸人的葫蘆就是老君裝仙丹的葫蘆。在西遊記裏我們看見了天上的諸神以及西天的諸佛、菩薩都各自擁有各人的寶貝，這些寶貝常被妖怪偷到人間為非作歹，這是何等的滑稽！吳承恩把這種的荒謬滑稽感掩飾於佛家空的理論之後，給予親切善意的嘲弄。

對於妖怪和諸天神佛的自我迷惑之外，吳承恩對於取經者的不能擺脫情慾的奴役，他創造了豬八戒這個最滑稽的角色。

作為一個不情願的朝聖者，豬八戒可以說是全無獲得佛教智慧而掙扎的野心。所以他永遠是感覺意識的犧

牲者。當他碰到盤絲洞女妖的時候，「女菩薩在洗澡哩，也攜帶我和尚洗洗何如？」（第七十二回）說着他就變成一條鮎魚精，混入水中和女妖共浴而伏游自得，後來他遇見一個玉兔精所化成的霓裳仙子，豬八戒又在空中一把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耍子兒去也！」（第九十五回）

吳承恩把寓言和現實不斷的交互展現，說明取經者無法立刻適應佛家「空」的現實，由於豬八戒造型的突出，這些寓言的嘲逗更令人感到親切難忘。

我們最難忘的是，有一次吳承恩居然借八戒之口反嘲佛祖菩薩的有名無實。

西遊記第三十九回：文殊菩薩化身做一個普通的和尚，向烏雞國王化齋吃。國王不識得他是菩薩，雙方口角，就把和尚囚浸在水中三天三夜，文殊返回天上以後，便奏告如來，如來就遣青毛獅子化做妖怪，逐去烏雞國王且自己佔據了王妃和宮女。孫行者取經來到烏雞國時，妖怪已經佔據王座三年了。於是行者得知前情，便請文殊親自前來收回妖怪——

行者道：「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污了他的身體，壞了多少綱常倫得，還叫做不曾害人？」菩薩道：「點污他不得。他是騙了的獅子。」八戒聞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是個糟鼻子不喫酒——枉擔其名了。」

在這個現實的神話喜劇裏面，豬八戒嘲笑這個闖過的獅子有名無實，同時也就是嘲笑了雲上諸天神佛對人間俗事的感情介入（參閱第七十七回孫行者嘲笑神秘教主如來和地上喫人肉的妖精大鵬金翅鵬有親戚關係）。這便是吳承恩對於衆生——包括妖怪、取經人、諸天神佛共同具有的神秘慾望所下的一種滑稽的批判。通過了這個批判，我們才發現了現實社會中，做為衆生的每一個人。

四、結 論

胡適寫給亞瑟威理（Arthur Waley）的英譯本西遊記序，曾經說過：「排除了佛家、道家、儒家的批

評者對於那些神話寓言的解釋之後，我們可以看出西遊記是一部具有卓越的幽默、深刻的無意義、純善的諷刺和令人愉快享受的單純的書。」而夏志清在他的西遊記論則這樣批評：「吳承恩同意非道德自主的神秘生命。對於現世的官僚組織採取批判的態度，這種官僚組織是由天官統治者的專斷表現出來的。但他最後還是關懷神秘生活的滑稽荒謬，認為這種神秘生活可以無限滿足每一個人」。

我們把胡適之和夏志清的批評合併起來，更可以看出西遊記無論是幻想的冒險和現實的批判，都含攝了豐饒的趣味。掩飾在所有的神話、寓言和人間戲劇之後，吳承恩永遠用一種微笑的形式來表現，這是面對現實的空幻積極的肯定後，所給予的最後滑稽的批判吧！

徵求！

一、我們徵求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創刊的中文雜誌的創刊號。任何一類雜誌，只要是中文的。

二、收藏有這種創刊號的讀者或出版機構、公私機關、請先來信與我們連繫，或逕將該創刊號掛號郵寄本社發行部。

三、我們係採用借用方式，屆時當如璧奉還，毫無缺損。

四、謝謝！

書評書目發行部

